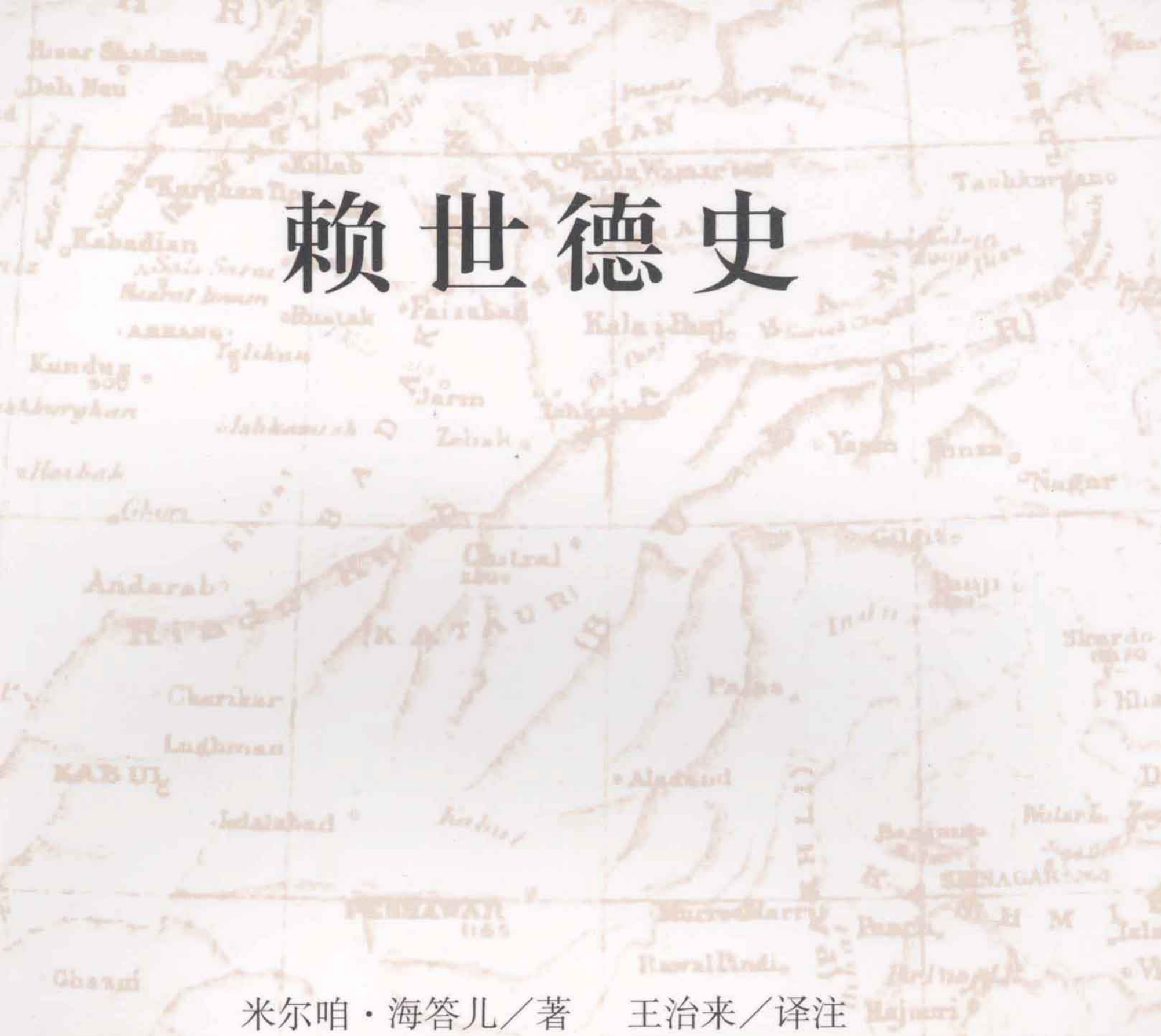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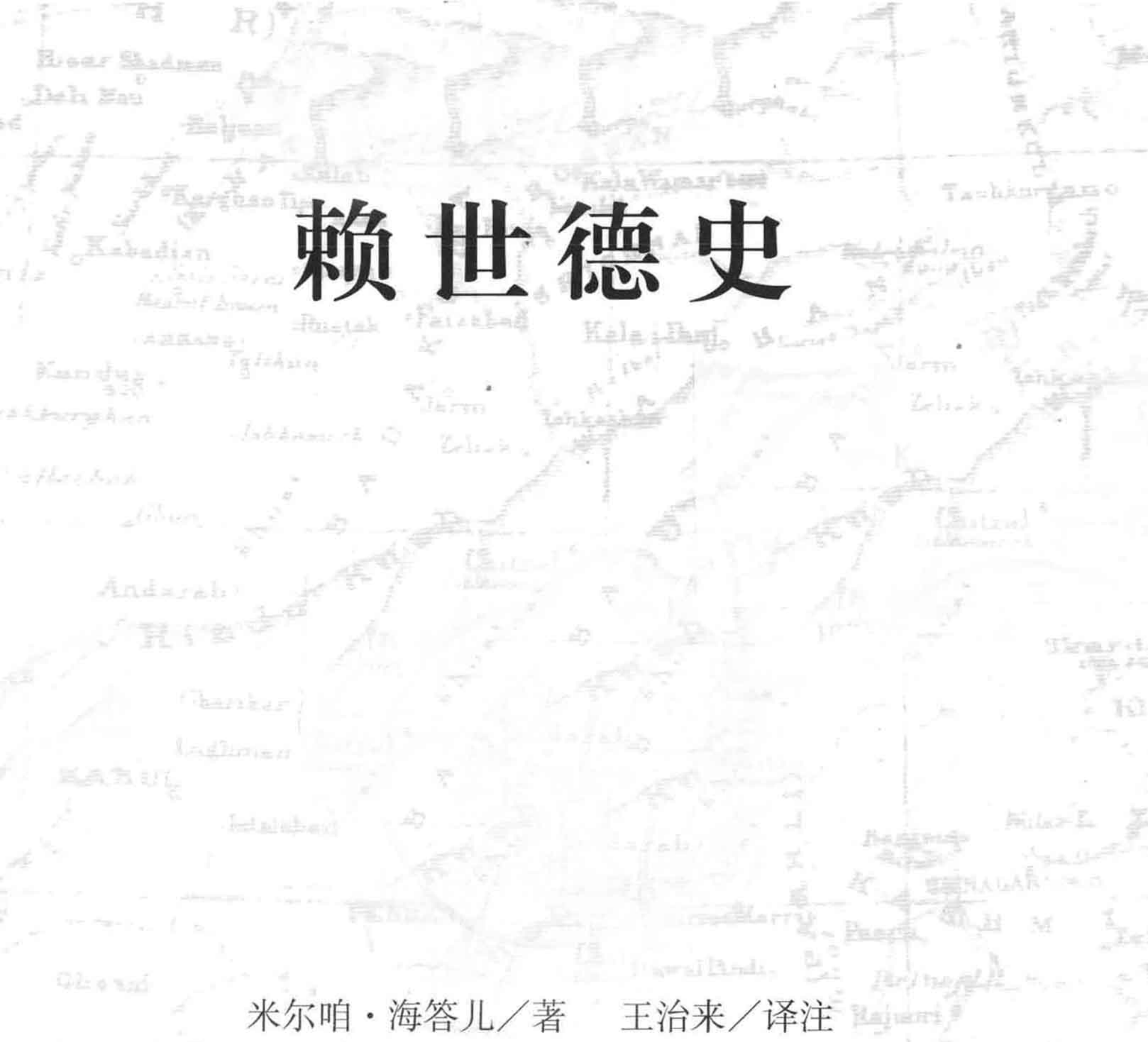




赖世德史

米尔咱·海答儿／著 王治来／译注



赖世德史

米尔咱·海答儿／著 王治来／译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赖世德史 / 米尔咱·海答儿著;王治来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325-6892-5

I. ①赖… II. ①米… ②王… III. ①蒙古族—民族
历史—中国—明代 IV. ①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4635 号

赖世德史

米尔咱·海答儿 著

王治来 译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9.75 插页 5 字数 510,000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6892-5

K·1741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新译《赖世德史》序

王治来

本书作者米尔咱·海答儿(全名是米尔咱·穆罕默德·海答儿),属于杜格拉特部,其先世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今新疆地区。据他说,早在察合台汗临终时,就把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阿克苏诸地都赐给了杜格拉特异密,经察合台汗册封,该家族成了这些地方的世袭统治者。米尔咱·海答儿就是该部首领的后裔,也即是一个王公贵族。

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察合台汗国分成了两个部分,即河中与蒙兀儿斯坦。这种分裂大约发生在1321年左右。西面的河中地区,群雄割据,后来便落到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下;东面(东支,即蒙兀儿斯坦)拥立一个名叫也先不花的察合台后裔为王,而实际掌权的却是杜格拉特诸异密。当时河中地区已经伊斯兰化,东面今新疆西部的蒙兀儿人也开始信仰伊斯兰教。据本书的叙述,在公元十四世纪中叶,杜格拉特部可能已经信奉了伊斯兰教。该部异密播鲁吉将秃黑鲁·帖木儿从蒙兀儿斯坦请到阿克苏,宣布他为也先不花之子,并(于公元1346年即元顺帝至正六年左右)拥立他为汗。据说,他就是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兀儿汗。

播鲁吉由于拥戴有功,秃黑鲁·帖木儿·汗赋予他很大的权力。但杜格拉特部的首领人物并不尊重蒙兀儿的汗。所以,在秃黑鲁·帖木儿·汗死后,播鲁吉之弟哈马儿丁就举行反叛。他杀死了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后继者也里牙思火者,并尽量消灭其家族。只有幼子黑

的儿火者被播鲁吉之子忽歹达隐藏起来,才免遭残杀。忽歹达在公元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拥立黑的儿火者为别失八里的察合台汗。^①这位汗为了酬谢忽歹达,赐予他各种特权,使南疆的杜格拉特家族又有了发展。据说,忽歹达共拥立了六位蒙兀儿汗。

米儿咱·海答儿追溯自己的世系说:“我的父亲是马黑麻·忽辛·古列干,祖父是马黑麻·海答儿·古列干,曾祖父是赛亦德·阿里·古列干,高祖父是异密·赛亦德·阿黑麻,再上一代是异密·忽歹达。”他的家族历代都同察合台后王有密切的关系,或被任命为大异密(兀鲁思别克),或与汗族联姻,成为古列干(驸马)。如作者的父亲马黑麻·忽辛曾臣事于羽奴思汗的长子速檀·马哈木·汗,速檀·马哈木·汗将比其年长一岁的姐姐忽布·尼格尔·汗尼木嫁给他,于伊斯兰教教历899年(1493年)在察赤(今塔什干)成亲,遂成为察合台后王羽奴思·汗的女婿(古列干)。同年,速檀·马哈木·汗委任马黑麻·忽辛·古列干为塔什干的监治官。六年以后(即905年/1499—1500年),米尔咱·海答儿生于塔什干。羽奴思汗还有一个女婿是巴布尔大帝之父乌马尔·沙黑,故米儿咱·海答儿与巴布尔为嫡亲的姨表兄弟。

公元十六世纪以后,中亚的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乌兹别克人南下灭掉了帖木儿王朝,建立几个乌兹别克的中亚汗国。帖木儿王朝的最后代表巴布尔逃奔印度,在那里建立起莫卧尔王朝。而在东面今新疆地区,蒙兀儿人已逐渐衰落,被乞儿吉思人和瓦剌人(后称卫拉特人或西蒙古人)从天山以北地区驱逐出来,而退处于南疆一隅之地。察合台人、乌兹别克人、乞儿吉思人和瓦剌人,互相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岁无宁日。

在那些扰攘不宁的日子里,米尔咱·海答儿随着蒙兀儿汗及其父辈,为对付乌兹别克人的入侵,转战、流离于各地。伊斯兰教教历909

^① 一般认为黑的儿火者在位的年代为1383—1399年。额尔斯金的《印度史》及巴尔托德的《七河史略》以黑的儿火者即位的年代为791/1388—1389年。

年(1504年),巴布尔南下征服了喀布尔,当时米尔咱·海答儿五岁。他的一家也来到了这个新的首府。但他的父亲却于伊斯兰教教历912年(1506年)在喀布尔发动了反对巴布尔的叛乱,企图拥立米尔咱·汗为王。这次叛乱失败了,他们不得不离开喀布尔去坎大哈。接着又从坎大哈前往法拉赫,路途难行被阻。伊斯兰教教历914年(1508—1509年),其父为乌兹别克人所杀,米尔咱·海答儿就仍去投靠巴布尔。当时,蒙兀儿的赛德·汗也在巴布尔处避难。

伊斯兰教教历917年赛法尔月(1511年5月13日),速檀·赛德·汗离开巴布尔,去安集延。米尔咱·海答儿随即也请求前往安集延。经巴布尔同意,他在为其效力三四年之后离去,前往安集延赛德·汗手下效力,并与之一起前去进攻喀什噶尔,驱逐了当地的统治者米尔咱·阿巴·乱乞儿,建立了今新疆西部的喀什噶尔王国。

以后,米尔咱·海答儿及其叔父赛亦德·马黑麻·米尔咱一同襄助赛德·汗治理国家,勋劳卓著。故赛德·汗将其擢居高位,信任有加,经常委以重任,参与机要。如令其协助王子赖世德·速檀前去收抚乞儿吉思人,平定北疆。在赛德·汗同满速儿·汗会见和解时,他被派到满速儿汗那里充当人质。1527年,他又奉命率军和赖世德·速檀攻入博洛尔。1531年,米尔咱·海答儿又奉命侵掠图伯特,等等。公元1532年7月,赛德·汗对退摆特进行圣战,于公元1533年7月9日回师途中因患高山缺氧症而去世。米尔咱·海答儿在赛德汗手下效力共达19年之久(从1514年至1531年)。

赛德·汗死时,米尔咱·海答儿尚在攻掠西藏的军中。这时在喀什噶尔发生了政治上的巨变。赛德·汗之子赖世德·速檀因怀疑他叔父赛亦德·马黑麻·米尔咱企图拥立随米尔咱·海答儿进攻西藏的王子亦思干答儿继位,于公元1533年8月2日^①在赛亦德·马黑麻·米

^① 赛亦德·马黑麻·米尔咱被杀的时间,此书第一部分第六十九章作穆哈兰月10日(即公元1533年8月2日),这里从该书第二部分第一〇六章作穆哈兰月元旦。

尔咱赶去悼念时,不由分说地将其处死。当时,米尔咱·海答儿已从远征西藏败回拉达克,在这里接到喀什噶尔方面发来的不准其回国的通知。他既不能回国,又害怕自己回去后会遭到其叔父同样的命运,便决定前往印度投奔莫卧儿王朝。若从拉达克直接前往,或走通常经过叶尔羌的路,都有风险,他就冒险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经过喇斯库穆,才于1533—1534年冬到达巴达赫善。

时巴布尔大帝已死,胡马雍在位。米尔咱·海答儿从巴达赫善先来到卡姆兰(胡马雍之弟)驻守的喀布尔和拉合尔,受到他的热情接待和重用。波斯王塔马斯普来与卡姆兰争夺领土,卡姆兰去坎大哈迎击塔马斯普。在其离开期间,将国事委托米尔咱·海答儿照管。据其自述,他“兢兢业业地掌理朝政,小心在意地平乱课赋,保卫边疆”。可谓尽忠职守,深为卡姆兰所倚重。

但此时,莫卧儿王朝又面临阿富汗瑟尔汗的进攻。1538年,瑟尔汗打败胡马雍,米尔咱·海答儿随卡姆兰去支援胡马雍,卡姆兰后悔返回,而米尔咱·海答儿则留下来为胡马雍效力。从1539年起,米尔咱·海答儿也为胡马雍掌管朝政。

接着胡马雍与瑟尔汗在恒河隔河对峙。米尔咱·海答儿当时在其手下执掌枢密大权,且兼领中军。公元1540年5月17日,胡马雍以四万之众与瑟尔汗的一万五千人在曲女城会战,竟被彻底打败,史称恒河之战(亦称为曲女城之战)。是年,即是阿富汗人的瑟尔王朝开国之年。

胡马雍败绩之后,先逃到亚格拉,又于伊斯兰教教历947年(公元1540年)赖比儿·尼勒·安外鲁月初一日来到拉合尔。他们在此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在会上,米尔咱·海答儿提出让自己去征服克什米尔,夺得其地后可作为莫卧儿皇族的避难之所。这个建议虽然有人提出异议,但最后还是得到胡马雍的批准。

于是,米尔咱·海答儿带领他四百人的部队,在寒冷的冬天,从拉合尔直奔克什米尔。他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于公元1541年8月占领了这个国家,名义上由该国傀儡王纳祖克·沙统治其地,自己做了该

国实际上的国王。从此时(从1541年8月2日算起)起,他在此执政达十年之久。

米儿咱·海答儿原本是作为胡马雍的大臣被派到克什米尔的,但他在这里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故乡——喀什噶尔的情况。在其统治的十年当中,除致力于与民休息,复兴经济,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外,主要是从事历史的著述。不幸的是,他在1551年10月初到比尔普尔地方去镇压一次反抗时,在黑夜中被自己人射的箭误伤致死,享年仅51岁。

关于他的著述活动(即写作本书的情况),是这里需要特别加以考查的。首先是他写此书的目的。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蒙兀儿人,作为一个种族,正处在衰落和灭亡中。蒙兀儿诸可汗早已被逐出文明世界,不得不僻处于荒漠之地。特别是在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以后,根本没有人写过他们的历史。关于他们祖先的历史,只有一些口头传说存留下来。而且,到伊斯兰教教历951年[即公元1544年]时,了解这些传说的人一个也不存在了。所以,他就下决心来写一部蒙兀儿人的历史。他说:“如果我不来做这件事,那么,蒙兀儿诸可汗的历史将会从世界历史的篇章中泯灭。”又说:“现在某些重大的事件已不复见于蒙兀儿诸汗的编年史。”他要“把那些最可信的事实著之于史”。其目的在于保存蒙兀儿人及其诸汗的事迹。他又说,这部书是为当时在位的最后一位蒙兀儿汗阿不都·赖世德^①写的,也是奉献给他的,故将其标题定为《赖世德史》。他说:“虽然赛德·汗诸子百般迫害我,但是,我要以德报怨;为了使他记住我并使世人记住他,不论赖世德·汗是否接受这部微不足道的著作,我总要把这本书献给他。这本书的名称就是从他那显赫的名字中引伸出来的。”^②故我现在这个译本也采用《赖世德史》作为标题。英译本以《中亚蒙兀儿史》作为正标题,以《赖世德史》作为副标题,那是英译本编者伊莱亚斯个人的主意,目的是为了便于图书分类。

^① Rashid,是穆斯林当中一个常用的名字。这里采用马坚先生的译法。

^② 《赖世德史》,第一部分,前言。

米儿咱·海答儿既然决定写这样一部蒙兀儿人的历史,那他根据什么来写呢?他的根据应有两个。一个是文献史料,一个是传说。关于史料,他的确利用在克什米尔当国君的条件和时间,读了不少书。这从此书引用的书目可以看得出来。其中有耶思德人大毛拉·歇里甫·爱丁·阿里的《帖木儿武功记》(Zafar-Namar),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Juwayni: Tarikh-i-Jahan-gushay)、火者·拉施特·丁的《史集》(Rashid ad-Din, Jami at-Tawarikh)、火者·哈密杜拉·穆斯塔法的《史略》(Qazwini, Hamdallah: Tarikh-i-Guzida)、米尔咱·兀鲁伯的《四大汗国史》(Ulus Arbaa)、大毛拉阿不都·刺匝克的《两幸福之会合》(Abd ar-Razzaq: Tarikh-i-Manzum, 现有卡特勒麦儿 Quatremere 的节译本)、Suvar-i-Akalim 和 Taarif-i-Buldan 两书、密尔宽德的《乐园》(Rauzat us safa)、宽德密尔的《传记之友》(Habib us Siyar, 见本书第一部分第五十六章,英译本第 108 页)、《苏拉赫辞典补编》(Supplement to Surah-ul-Lughat) 等书。他自称“曾在这些著作中仔细查找关于蒙兀儿诸汗的记载”。更重要的是他还参考了同时代的史料,即其表兄巴布尔大帝写的回忆录。伊莱亚斯说:“在他搜集的书籍中,有一部是他的姨表兄巴布尔写的《回忆录》,这很可能是他在印度时从胡马雍或卡姆兰的宫廷中得来的。”^①此书也是第一个大量引用了巴布尔书中资料的历史著作。

关于传说,他说:“我年轻时曾潜心研究我的祖先的历史,那时,有些蒙兀儿异密和贵族还健在(有的活到一百多岁,有的不到这个年岁)。我父亲和诸叔伯曾从他们的先辈听到、或其他可靠资料获悉许多关于诸汗的事迹,但他们却从未想到要把这些资料记录下来。现在他们都早已作古了。我打算根据史籍和可靠的传说,加上我亲自见证的事实,把蒙兀儿人信仰伊斯兰教以后的情况记载下来。故决定先试写那些我曾亲见的事情。”(以上第二编序)所以第二部分先写。

米儿咱·海答儿从 1541 年起开始用波斯文写作此书,分为两部

^① 《赖世德史》英译本,绪论,第一章。

分,第一部分的内容是概述从秃黑鲁·帖木儿·汗信奉伊斯兰教,到赖世德·汗这二百年间(即从十四世纪中期到十六世纪中期)蒙兀儿诸汗和蒙兀儿人的历史,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其内容主要是记述从羽奴思汗到伊斯兰教教历 948/公元 1541 年间作者的经历和同时期中亚、南亚的历史事件。关于本书写作的具体时间:第二部分先写,即写于 1544—1545 年;第一部分,即‘历史概述’的部分,是在以后的伊斯兰教教历 953 年(1546—1547 年)写的。全书于 1547 年完成。

米尔咱·海答儿有过人的才具,他的表兄巴布尔大帝就曾经说:“他是一个多面手,善于写作、绘画,又会制作弓箭、箭镞和开弓器。他还有诗人的天赋。他曾写给我一纸呈文,其文体不错。”^①阿明·阿黑麻·刺齐在其所著的地理书《Haft Iklim》中,说他“品格高尚,才华出众,诗文优美。除了这些天赋以外,他还极为勇敢,具有大将风度。他写了一部以喀什噶尔君主赖世德·汗的名字命名的书《赖世德史》,颇为见重于世。”英国学者厄斯金(Erskine)对他的著作也备极称赞,说他是一个“有才干、有学识、有身价的人物”。^② 以上述的这种能力,他可以说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个写作任务。

米尔咱·海答儿的表兄巴布尔也写过一部历史书,那就是他的《回忆录》。这两部书的主要部分都是以叙述个人的经历为主,我们如将此书与《巴布尔回忆录》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到此书的优缺点。此书英译本绪论的作者伊莱亚斯曾经说:“巴布尔被认为既是一个军事家,又是一个历史家,同时还是一个自传作家;公道地说,米尔咱·海答儿也是这样。但巴布尔是一个比米尔咱·海答儿更高明的自传作者,而他作为一个更伟大的军事家则是不能与之相比的。但另一方面,米尔咱·海答儿可以认为是一个更好的历史家。巴布尔只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附带地写历史,而米尔咱·海答儿写自己种族和家族的历史抱

① 《巴布尔回忆录》,王治来译,第 19—20 页,商务印书馆,2010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② 见所著《印度史》第二卷第 368 页。

有明确的目的。他把亲身参与的历史事件同自己的经历交织起来,互相印证。他的生平包含在他的历史中。”我们还看到,《巴布尔回忆录》是采取日记的形式,故对时间记述得很准确;而《赖世德史》在追述自秃黑鲁·帖木儿·汗以来的历史时,只是抄引一些史料,并不善于考证史事发生的时间,在叙述自己同时代的事件时也不能准确记明时间,这在富有史学传统的中国读者看来,就觉得不足了。

关于十六世纪或中国明朝时期中亚的历史,我以为有三个方面的材料:在今中亚方面,主要就是《巴布尔回忆录》(此书已由我译成了汉文);在新疆方面,米尔咱·海答儿的《赖世德史》是唯一的史料;再往东,就是汉文资料了。这三方面的史料,是可以互相印证和补充的。厄斯金(W. Erskine)在所著《印度史》(第一卷第193页)中说:“《赖世德史》的每一页都在阐述《巴布尔回忆录》,是回忆录的补充。”《巴布尔回忆录》中有不少阙简部分,故该书英译本就利用《赖世德史》中的资料来为其作注,以补足之。反过来说,我以为,对《赖世德史》一书中的某些不足或偏颇之处,也可以用《巴布尔回忆录》中的资料和说法来予以补充或修正。我以前在校注旧本《拉失德史》时,因尚未研究《巴布尔回忆录》,故未能作到这一点。现在为这个新译本,才试图这样做,以增加本书的利用价值。再者,此书在叙述前代和作者当代的史实时,往往时间不明。正如伊莱亚斯所说:“米尔咱·海答儿所报道的史实大多是他所听到的流传了三四代的口头传说,特别是年月日总会有讹误。”“本书所述的年代不够准确,其最明显的是在本历史的早期部分。这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参考中国史书来加以订正的。”这位英国作者还说:中国史书是精心正确的纪录,“是根据官方文件编纂的,而且是有条有理的,并不像大部分穆斯林历史那样,是单纯地根据传说。仅就记录事实和日期来说,中国的记载是最好的指南;关于这一时期,我个人宁肯以之代替米尔咱·海答儿的记载。”这可以说是对中西史料较为公允的评价。但是,仅有汉文史料的记载,而没有本地史料为佐证,也是不够的。必须三方面的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们才能对此时期中亚和新疆

的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赖世德史》还有一些缺点,其中主要的是宗教影响。作者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所以,他写蒙兀儿的历史只讲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以后的历史事实,至于其以前的蒙古诸汗则仅列其名而已,因为那些汗不信伊斯兰教;同样,他叙述自己的家族的历史只从播鲁只讲起,播鲁只以前的祖先因不是穆斯林,就连他们的名字也一字不提。他的书,章节安排不够严整,前后重复;而作为一个穆斯林历史家,他与其他大多数的穆斯林历史家一样,文风上多夸张铺陈,常常言过其实;在讲述自己的祖先忽歹达和自己的父亲马黑麻·忽辛·古列干时,未免有为亲者隐之嫌,如他在讲到忽歹达将喀什噶尔献给兀鲁伯和其父在喀布尔谋叛反对巴布尔时,都是避重就轻,为他们开脱罪责。

尽管本书有这些缺点,但还是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原英国博物馆的目录学家、东方文献手抄本保管部主任查尔斯·李约博士为本书写的提要说:“本书可以看作是1321年左右从察合台汗国分出来的蒙兀儿诸汗的历史。这一支蒙兀儿人的史籍,只有这一部。”此书英译本的编者伊莱亚斯也说:“关于东面这部分的历史,除了本书而外,再无任何其他书籍加以记载。”又说:“此书可以看做是叙述《帖木儿武功记》以后一段时期——从15世纪初到16世纪中叶——的唯一著作。此书是绝代之作,其价值就大为提高,成为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如有外国的注释,其价值还会更高。”^①印度史家 Firishta 著作的翻译者 Briggs 称之为“一部最富权威性的历史著作”。^②它是一部实录,其价值可与13—17世纪的大部分亚洲作者的著作相比。所以,十九世纪中叶前来新疆进行考察的英国殖民者罗伯特·肖就激赏于此书作者的才智,“认为此书是关于东突厥斯坦及其周邻地区知识的‘指南’,故甚有价值。”

因此,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凡欲了解新疆十五、十六世纪历史的

① 英译本绪论第134—135页。

② 英译本,第472页注。

人都力图参看此书,故不断有人对其进行研究。如早在1822年就来中亚进行考察的英国人穆尔克罗夫特就知道米尔咱·海答儿的这部书,并写过克什米尔的历史。1840年,W·厄斯金从东印度公司退休后,为了写《莫卧儿统治时期印度史》,曾在1841年初将此书翻译出来,作为资料,以备使用。其稿本现藏于英国博物馆,编号为Add. 26,612。1873年,英国军医署长W. H. 贝略随福赛斯爵士的使团来新疆喀什噶尔,他曾根据此书波斯文原本的资料,编写了一部《东突厥斯坦史》作为该使团正式报告的一部分。1876年,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任职的罗伯特·肖也曾翻译此书的一部分,发表于1876年的《地理学会学报》。埃利奥特所编的《印度作者所述印度史》(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 trans. and ed. by H. M. Elliot and John Dowson, Allahabad: Kitab mahal, 1964 reprint.)一书中收集了《赖世德史》中描述的1540年曲女城战役那一段。

俄国方面,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在编辑里特的《地理学》俄文版时,曾利用过《赖世德史》;B. B. 维里亚米诺夫·泽尔诺夫著《哈斯木系诸王的研究》一书时,在该书第二部分中也曾大量摘引《赖世德史》的材料。瓦理汗诺夫在《准噶尔地区概况》一文中说:当时俄国殖民者“为了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需要,曾利用这部书以研究中亚和新疆的历史。”但在德国和法国的东方学文献中,则不知是否提到此书,即使提到,可能也很少。

此书的保存和流传极为有限,故世界上现在很不容易找到它的波斯文原文版本,即使突厥文的版本也很少。据现在所知,在英国博物馆藏有一部波斯文原本,编号为Add. 24,090;以前剑桥大学的考埃尔教授也有一部,编号为Or157。可能还有三四部或更多的抄本在私人手中收藏着。“英国与外国圣经公会”藏有该书的两个突厥文本,这两个译本被交给了英国博物馆收藏。在欧洲大陆各个公立图书馆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抄本,但不知那是原本,还是突厥文译本。

在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藏有波斯文原本,“但错误较多,显系

抄写所致。”(见《瓦理汉诺夫著作选集》1958年,俄文版,第99页)另外,在俄国亚洲博物馆,藏有《赖世德史》的三个手抄本,曾被巴托尔德使用过。他说,两个突厥文译本;一个译本的译者为穆罕默德·沙的克,译于十八世纪;另一个译本的译者佚名,系于伊斯兰教教历1263年主马达·勒·阿赫赖月22日(1847年6月7日)译于和田。

至于在亚洲国家,都很难找到此书的抄本。如在波斯和阿富汗突厥斯坦,从来没有听说过《赖世德史》一书,伊莱亚斯曾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其他地方寻找,也毫无所得。在克什米尔,经他寻找,也无所收获,但圣经公会图书馆所收藏的那个突厥文译本可能是在克什米尔得到的。至于在新疆,十九世纪后期曾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出现过突厥文译本,但不全。今则再无所闻。

此书在学术上既有如此重要的价值,而存世的版本又如此稀少,则将其翻译成能为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接受的文字,就是极受欢迎的。目前有的英译本,是英国人伊莱亚斯邀请著名语言学家D.罗斯在1894年一同进行翻译的,费时七月完成,于1895年初次出版,1898年再版。1972年又出新版。该书的英文版问世后,得到西方学术界更多人的注意和研究。但在中国知道此书的人却甚少,如著名的冯家昇教授在他主编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中也没有提及此书。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研究新疆民族史时,始得知有这样一部书,并于1962年有机会在北京图书馆读到此书的1898年版,并打算将其译为中文。但因当时忙于编写新疆历史,兹事未遑。新疆民族研究所资料室遂组织将其译出,经我校订,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5—1986年出版。该书中文版的问世,深受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和欢迎。但也有人反映,说有的对把此书的标题译为《拉失德史》有意见,再就是说该书的俄文版比英译本好。我个人对前一意见认为应当予以考虑,但对后一意见则觉得不一定如此。

我本来就有将此书重新翻译的想法,故在本世纪初开始陆陆续续地译了一些。在1997年得知有俄文版后,我曾设法寻求未果。今年,又

从国家图书馆得知,该书的俄文版已经绝版,故只好仍根据英译本将其翻译出来,俟将来有机会时再与俄文版(或俄文的电子版)校对修正。

《赖世德史》所述蒙兀儿斯坦的这段历史,正当中国的明朝时期。但他在此书中,基本上没有叙述明朝的情况,只在某些个别的地方把明朝统治的地区称为 *Khitai*。这个词,在他利用的史料中和后来的穆斯林著作中,都有提及。而在俄文中则写作 *Китай*。人们一般把这个词译为契丹,但契丹在中国的历史上为时较早。其实,它已经演变为“中国”的意思了。这并非我的独家说法。如著名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说“契丹仅仅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① 1603—1607 年间从印度来中国的耶稣会教士鄂本笃也确认这点,从而打消了“对契丹和中国除了名字之外完全是同一个地方这一点所抱的任何怀疑”。^② 在《巴布尔回忆录》中,这位大帝曾讲到,当乌兹别克人前来进攻并夺得河中与费尔干纳,使其家族丧失政权,流离失所,而他的舅父马哈木汗(蒙兀儿首领)也遭到乌兹别克昔班尼汗的迫害时,他就“打算去中国,决定立即就走”。又说,他“从孩提时代就希望去中国”。巴布尔在这里说的,难道是要到中国内地去吗?当然不是,因为他同甘肃及其以东地区并无任何关系。他说的是要到蒙兀儿斯坦和吐鲁番他的满舅父阿黑麻那里去。他在后文中说,他的亲戚们“自从见过我的满舅汗(阿黑麻·阿剌扎)以来,已有二十四、五年;而我则从未见过他。……我的目的是:如果我以这种借口离开此地,那么,我一旦到了蒙兀儿斯坦和吐鲁番,就不会再有什么障碍与忧虑了;我就能自己掌握我的缰绳”。^③ 由此可见,在巴布尔看来,今新疆地区就是中国。到蒙兀儿斯坦和吐鲁番他满舅父阿黑麻那里去,就是到中国去。

因此,我在将此书中的 *Khitai* 一词译为“中国”时,同时加注为“明朝”,以免遭到误解。在本书作者米尔咱·海答儿的时期,盘踞今新疆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542 页,商务印书馆,1983 年。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558 页,商务印书馆,1983 年。

③ 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 154—155 页,商务印书馆,2010 年。

吐鲁番地区的察合台后王满速儿·汗与明朝为敌,常来争夺哈密,甚至进攻肃州,故明朝最后只有闭关绝贡,拒绝与西域的贸易和政治往来。这样一来,明朝就不能对西域有所了解。明代汉文史书中对西域的记载既稀少、又模糊,比较多的是有关西域各个地面前来朝贡、吐鲁番侵占哈密问题等类事件,以及大臣们关于如何对付吐鲁番、如何巩固甘肃防务等类事情的讨论。所以,关于当时新疆内部的情况,此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第一手史料。但因此书对于内地和明朝的情况无所记述,故关于这些方面,只有比对汉文的记载,加以研究,才能得到接近真实的了解。而这正是我决心将《赖世德史》一书重新翻译出来的原因。希望读者多提意见。

前 言

1

以大仁大慈真主的名义！

在一部王族史和一部记述胜利与幸福的著作的开头，理应赞颂那位真主，他的漫长而广袤的王国都得以固守而免于改变与衰败（照经文的说法“要说——上帝的确是帝国的掌控者”），他的宫殿也得到护卫，无虞隳颓。

他能自行废立国王，“立其所欲者”，“废其所恶者”，这证明他能光荣地制御天下，一统江山，也证明他的王国金汤永固。

【诗】 天地之间，万事万物，
日月所照，自东至西，
从印度到那遥远的突厥斯坦，
大地上强大的征服者们，
皆整装束带，
准备执行真主的号令。

伟大真主之光辉超出敌我之争，全能真主之荣耀绝无那充满私情异见之徒的狂妄要求。

地上的君主，软弱无助地在真主的宫殿卑躬叩首；力比天神的可汗们，伫立在圣殿门前，伸出其谦恭、祈求与表示效忠的手。

“赞颂真主之后”，聪明人必须表明：作为穆罕默德最大奇迹的《古